

皓首学术随笔

吴小如卷



卷五林

任继愈

何中

贵

吴小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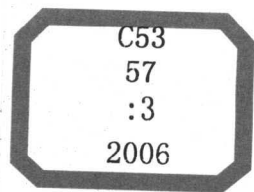
吴小如

朱新夏

戴逸

Wu Xiaoru
Juan

中华书局



皓首学术随笔

吴小如卷

考袁林

任继愈

柯亨子

贵宗

吴冠中

吴小如

朱新厚

戴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吴小如著.-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121-9

I.皓… II.吴… III.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①C53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8888号

-
- | | |
|------|--|
| 书 名 | 皓首学术随笔·吴小如卷 |
| 著 者 | 吴小如 |
| 责任编辑 | 张彩梅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06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19¼ 插页4 字数250千字 |
| 印 数 | 1-4000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5121-9/K·2256 |
| 定 价 | 31.00元 |
-



吴小如

指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差：稍微，大致，比较。”刘书于此条解释的后面更引朱熹《朱文公文集》和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说明这一成语的正确用法，为节省篇幅，不详引。

值得注意的是，刘书还引述了与“差强人意”相近似的说法的不同例句，即“甚强人意”（《朱文公文集》）、“殊强人意”（《朱子语类》）和“粗强人意”（宋魏了翁《鹤山全集》）。可见“差”并不是个否定性的语词。

最难得的是，刘书还列举了另一组与“差强人意”极为类似的其它^也成语，即“差射人意”（苏轼《东坡续集》）、“差可人意”（明人李开先《闲居集》）、“差快人意”（明人海瑞《海瑞集》）和“差适人意”（宋人^魏朝《攻媿集》）。如果把这一组成语都解为否定性的意思，那恐怕就更加“谬以千里”了。我想读者如果看到这些相近似的例句，总该领悟“差强人意”的正确涵义了吧。

最后我想再谈几句闲话。如果我们在撰写文字时一下子还吃不准对某字、某词或某一成

前言

中华书局倡议要选辑一套《皓首学术随笔丛书》，入选作者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这些年国力富强，生活安定，人的生命相对延长，寿逾八十者已大有人在。但人老不见得就有学问，更谈不到成就。扪心自省，感到十分惭愧。今年开岁曾作小诗自我批评：

平生心疾滥吹竽，晚岁尤惭懒读书；

一事无成人老悖，浮名转眼幻成虚。

自走出大学校门，便又迈入大学校门，只是由学生变成教员，本身并无多少长进。回想当年曾从受业的多少位前辈师长，他们的道德文章，我根本无法企及。而今天层出不穷的新秀，有的早成为当代名家，蜚声国际，读其书而识其人，更是自愧弗如。我不像其他专家学者，一生写出几部系统专著；只是零敲碎打，写一些札记随笔，集腋而并未成裘。今天再裒成一帙，无非“炒冷饭”而已。但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不贤识小，却未敢自欺欺人。这才厚着脸皮，选出部分旧作，姑妄充数。内容大抵侧重于短订考据，使文章性质较为统一。间有讽世之作，也不外乎介绍一些粗浅常识，正所谓卑之无甚高论也。

此书全部文字仅从已出版的四部拙著中选出，多少或可藉以窥见自己读书趋向，即夙所主张的“治文学宜略通小学”这一条自定的规矩。是否言之成理，还有待读者评说。至于其他方面的文字如谈论戏

曲、析赏诗文之类则尽量不选,免得过于杂乱无章,读者当能鉴谅。

为了避免从个人主观偏爱出发,遴选篇目过程中曾拜托及门北大张鸣教授和任教于首都师大的檀作文博士帮我初选一过,然后由我决定取舍。他们两位付出了辛勤劳动,谨致谢忱。特别是张鸣兄,在翻阅拙著时指出一篇小文中出现硬伤,并及时相告,更使我由衷感激。诤友直言,洵称难得。只有后来居上,才谈得到薪尽火传。求之今日,但苦如张鸣兄者不多耳。

最后还想补充一点。近日拜读已故杨联陞、缪钺两位先生来往遗札(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联陞诗文简》,蒋力编),对曹操诗“慨当以慷”一句别有胜解,与拙见不同。惟尚未能动摇鄙说,不妨两存。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阅,此不赘引。

二〇〇六年二月下浣

北大中关村写讫

前 言

第一编 《读书丛札》选

《诗三百篇》臆札 /3

《左传》丛札 /25

《论语》丛札 /62

《曲礼》、《檀弓》丛札 /97

《史记》丛札 /121

词语丛札 /150

第二编 《读书拊掌录》选

读经新议 /193

字义小札六则 /197

关于《礼记·大学篇》 /202

重读《礼记·大学篇》 /204

《论语》还宜细读 /206

释“温故而知新” /208

- 释“不知为不知” /210
《论语》与管仲 /212
释“宰予昼寝” /214
古籍中的“何有于我哉” /216
释《孟子》首章“万取千焉，千取百焉” /217
关于“名士风流” /220
黄昏和婚姻爱情 /222
《〈滕王阁序〉小考》考 /224
“先辈”考 /226
从“学书三冬”谈起 /227
称“兄”道“弟”及其他 /229
长辈对晚辈的谦称 /231
“家”、“令”、“舍”及其他 /233
从“启”字说开去 /237

第三编 《莎斋笔记》选

- 释“潺湲” /241
释《枯鱼过河泣》 /243
曹丕《燕歌行》第二首之韵脚 /245
释《四愁诗》“涕沾翰” /247
释张衡《同声歌》 /249
释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 /251
诗以五伦为比兴 /253
曹植《妾薄命》之二应以五句为一解 /254
略论杜诗的用事 /255
《问刘十九》 /260
关于“春风又绿江南岸” /262
说《促织》诗 /265

- 说《韩子》诗 /268
说“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271
释“跑” /274
释“参差” /275
释“松儿” /276
释“星沙” /277
不必给孔子“拔高” /278
再释“不知为不知” /280
歪批《论语》 /282
不礼貌的称呼 /284
交际语言小议 /286
“令尊”与“先严” /288
“夫子”不同于“老夫子” /289

第四编 《古典诗词札丛》选

- 《弹歌》浅释 /293
《击壤歌》探源 /295
“击壤”探源 /299
释“颀望” /301

第一编

《读书丛札》选

《诗三百篇》臆札

1938年秋，予在津门从朱经畬师受业，始知《诗三百篇》之学，于毛、郑、孔、朱外，有姚际恒、崔述与方玉润诸家。翌年秋，入京避津市水灾，日诣北京图书馆，手录明、清人说《诗》专著，如郝敬《原解》、姚舜牧《疑问》，姚际恒《通论》、方玉润《原始》诸书，皆于此时寓目。1950年秋，予为津沽大学诸生讲授《诗三百篇》，时仅一年，然涉猎多方，颇有所积。时贤如郭沫若、闻一多、郑振铎诸人之说，亦择善而从；而俞平伯、冯文炳两师所论著，采擷尤多。至于诂训章句之义，则深叹清人治诗如陈启源、王引之、陈奂、胡承珙、马瑞辰、俞曲园诸家，所发明者实远胜前哲。及1956年，注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乃于《毛诗》之外，复比勘三家；于《清经解》之外，复追踪《通志堂经解》；于古今专著之外，复泛求而杂览。斯则游泽承师启迪之效。然博涉旁搜，如堕烟海，终难反约。今日追思，所得几何！而屈指垂四十年矣。爰取旧日所积，稍事董理，以其有一得之愚、一孔之见者，汇成《臆札》。非敢以述为作也，聊以野老之曝，博通人之粲云尔。甲寅八月校讫识于都门中关村寓庐。

一、驳《葛覃》为怨诗说

《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1964年6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载李平心氏《诗经新解》,第一节为《释〈葛覃〉篇》。略谓此诗“函义最晦”,古今学者“于此诗义旨全未通晓”。且云:“今推考全诗的文理与义据,可以看出,诗人是用所谓‘志而晦’‘宛而成章’的比兴手法,曲折地描绘了一个蒙谗受屈的贵妇的哀怨。自来说诗者都不解古代谐谑文体,遂使原诗义旨沉霾千载。”又于此文“小结”中云:“《诗经》中存在无数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即如六义,特别是其中关于兴的实质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正确解决。我曾假定,兴就是谐谑。”盖李氏方以谐谑说诗为独得之秘,实则主观臆测,莫此为甚。今但举此诗首二章所说谐谑之义而驳之,则全篇非怨诗之义自明。至于所释他诗中所谓谐谑云者,不复颯缕辨驳。盖举一自足反三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平心云:“在《诗经》中,凡言葛,不是象征已婚的妇女,就是暗射某种依附关系,因为葛是缘附他物而生的豆科植物。葛覃之葛,实隐指一个贵妇,而中谷则隐指她的丈夫。‘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即以葛藤蔓延于中谷,隐喻多年依附于她的显贵丈夫。”今按:以葛隐指贵妇,以中谷隐指其夫,此纯属臆测。既言葛“缘附他物”,则所缘附者必当为另一较高大之植物,如“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是也。杜甫诗“兔丝附蓬麻”,正本于此。而此诗但言“施于中谷”,非依附于他种植物明矣。《老子》谓“谷神不死”,实以谷为虚牝之象也,今反以中谷为“隐指”其夫,何所据而云然乎?且又何以见其必为显贵耶?况“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彼“谷”又将何所喻乎?《新解》斥前人说《诗》为“荒诞”、“乖违”,实则其本人所论,亦不免为通人所讥也。

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喑喑

平心云：“叶与萋萋亦为双关词，叶谐摄，萋谐妻；意谓她嫁给那位贵族，多历年所，成为丈夫的内助。但是不幸，谗人的诬罔把她的幸福打断了，那‘集于灌木’喑喑而鸣的‘黄鸟’，就像‘止于樊（棘、榛）’的‘营营青蝇’（青蝇乃喻谗言者，见《小雅·青蝇》），向她的丈夫进谗，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今按：“萋萋”一例，《三百篇》屡见之矣，如《杕杜》之“有杕之杜，其叶萋萋”、《大田》之“有渰萋萋，兴雨祁祁”是也；或作“凄凄”，如《蒹葭》之“蒹葭凄凄”是也；或但作“萋”，《巷伯》之“萋兮斐兮”是也；或作“有萋”，《有客》之“有萋有且”是也；而与鸟鸣喑喑连文者尤多，如《出车》之“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喑喑，采芣祁祁”与《卷阿》之“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萋萋萋萋，雝雝喑喑”是也。岂一切“萋”、“凄”字皆谐“妻”之义乎？抑一切从妻得声之字皆寓妻之义乎？岂《出车》、《卷阿》二诗所言，亦为妻受谗言之诬罔乎？而“黄鸟”在《三百篇》中亦数数见矣，乃以喑喑而鸣之黄鸟与夫营营而飞之青蝇相提并论，不惟古今说诗者无此一解，即求之《三百篇》亦无可供佐证者也。夫“止于棘”之“交交黄鸟”，岂陷三良于死地之谗人乎？夫“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固以喻“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矣，然初非黄鸟谗于“此邦之人”而后始“不我肯穀”也。又如“睨睨黄鸟，载好其音”，岂七子之“莫慰母心”，皆缘黄鸟进谗之过乎？而“绵蛮黄鸟”又当何所指何所喻乎？况“喑喑”者，和鸣之声也，所谓“载好其音”也，非“营营”，“萋萋”之比也，岂可等而同之乎？执此以质之，悉扞格而难通，则释《葛覃》全诗之为臆说，可不言而喻矣。

唯叶莫莫，是刈是灌，为絺为绌，服之无斁

平心云：“莫莫也是双关词，谐母。古音母虽在之部，但可以读归鱼部，莫、母双声叠韵。这是说，她已经做了母亲，一切都很美满。她历尽艰辛，生儿育女，为的是让他们长大成人，永远服事父母；就宛如葛茎经过收割和煮炼，用它的纤维织成细布和粗布，为的是让它们裁制成衣，作为久不离

身的燕服与礼服(服字亦义取双关)……”今按:莫之谐母,同为臆说。《旱麓》之“莫莫葛藟”,亦谐母乎?“是刈是濩”以下,明明为直陈其事之赋体,乃反以为比喻,则谐谑之为用,尚有止境乎?“宛如”以下云云,全无依据。夫以葛之纤维作为绌绌,与生儿育女何干?绌与绌,孰为男孰为女乎?以此求信于人,戛戛乎其难矣。

他如释此诗第三章之“言告言归”与“归宁父母”,忽尔释为“无限悲愤”,“决定同……丈夫决裂”,“表达了她对专横丈夫与谗佞小人的强烈抗议”;忽尔又言“诗中不言大归,而言归宁,乃是诗人故示‘敦厚’的婉辞”,自相矛盾,全无准则,兹不复一一驳之矣。

夫风雅有正变,固不足以尽信。然一诗为怨为爱,为喜为怒,为美为刺,虽非通人,亦不难明辨之也。五四运动以来,或有释《葛覃》为女工休假之作,已贻讥于识者;而今则释此诗为与《谷风》、《氓》等篇相埒之怨诗,真庄生所谓荒唐之言,大相径庭者矣。

二、采 苢

采采苢苢,薄言采之

《毛传》:“采采,非一辞也。”朱熹《集传》:“采采,非一采也。”(并见《卷耳》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采采者,采而又采,薛君以为‘采采而不已’是也。”今按:诸家于“采采”之旧训皆非是。宋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释“蒹葭采采”句云:“采采,非谓其盛而可采,大抵物未肃则其叶鲜明,故曰采采。”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于《卷耳》篇释“采采”云:“瑞辰按:《蒹葭》诗,‘蒹葭采采’《传》:‘采采,犹萋萋也。’萋萋,犹苍苍,皆谓盛也。《蟋蟀》《传》:‘采采,众多也。’多与盛同义。此诗及《苢苢》诗俱言‘采采’,盖极状卷耳、苢苢之盛。《苢苢》下句始云‘薄言采之’,不得以上言‘采采’为采取;此诗下言‘不盈顷筐’,则采取之义已见,亦不得以‘采采’为采取也。”近人闻一多《匡斋尺牍》:“本篇的‘采采苢苢’,《卷耳》的‘采采卷耳’,同《秦风·蒹葭篇》的‘蒹葭采采’一样,全是形容词。《小雅·大东》‘粲粲衣服’,《文选注》引《韩

诗》‘采采衣服’。‘采采’、‘粲粲’是同纽相转的叠字，‘粲粲’又变为‘璀璨’、‘翠粲’等双声联绵词，都是颜色鲜明之貌。《列女传》曰：‘且夫采采芣苢之草’，刘向似乎认清了这两个字的词性。‘采采芣苢’，若依毛、郑以及薛君读，‘采采’为动词，无论《三百篇》中无此文法，并且与下句的‘薄言采之’的意义重复，在文法上恐怕也说不过去。”今按：闻说出自马说而略有不同，盖参用戴溪之意。然皆释“采采”为状词（形容词）而不以之为动词，则其言是也。至于众盛与鲜明之义，本相成而不相反，此处疑以训盛多为宜。

《毛传》：“芣苢，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妊焉。”《匡斋尺牍》：“‘芣’从‘不’声，‘胚’字从‘丕’声，‘不’、‘丕’本是一字，所以古音‘芣’读如‘胚’。‘苢’从‘目’声，‘胎’从‘台’声，‘台’又从‘目’声（《王孙钟》、《归父盘》等器，‘以’字皆从‘口’作‘台’），所以古音‘胎’读如‘苢’。‘芣苢’与‘胚胎’古音既不分，证以‘声同义亦同’的原则，便知道‘芣苢’的本意就是‘胚胎’，其字本只作‘不目’，后来用为植物名变作‘芣苢’，用在人身上变作‘胚胎’，乃是文字孳乳分化的结果。”又：“蕙苢即芣苢。”闻氏于《匡斋尺牍》第五节详考“蕙”、“芣”为一字，并以“音”、“菩”、“蓓”“不过是一个字在形体上的祖孙三代”，而“菩”即“芣”也，文繁不录。然其说自可信也。

《毛传》：“薄，辞也。”宋杨简《慈湖诗传》卷一云：“薄，犹略也。言，语助之辞也。薄言，有优游不迫之意。”闻一多则云：“‘薄’与‘迫’通，《汉书·严助传》曰‘王居远，事薄遽’，‘薄遽’即‘迫遽’。‘薄’本是外动词，‘薄言’二字连用便成了副词成语。‘薄言’即‘薄而’，实际也就等于‘薄薄然’，用今语说，就是‘急急忙忙的’，‘赶忙的’，或‘快快的’。‘薄言’在《诗经》中，连本篇共见过十八次，都应该这样解释，没有半个例外。”今按：林庚先生译“薄言”为“就这么着”，其意以为薄训迫近，“就”古亦训近，故以薄训就，盖与慈湖之说为近。然以《三百篇》中其余“薄言”之义考之（如《邶风·柏舟》“薄言往诉，逢彼之怒”），则闻说是也。“采之”详下。